



暖聚焦

## 风中的姿势

爱深沉

◎无为

今年自5月以来，母亲一直在医院进进出出，整个人瘦了一圈，可病情却不依不饶，有增无减。无奈，只好折腾到上海。

按约定的时间，我开车载着父亲母亲来到了上海。安排好了一切，说了一番嘱咐的话，下午4点我准备返回，明天一早还得上班。父母坚持要送我下楼，我笑纳了。到了住院部门口的小花坛旁，我挥手示意他们留步，他们听话地止步了。我绕过半个花坛，向地下车库走去。

一阵风刮过，我一甩头，不经意间看见了两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又让我揪心得不能再揪心的陌生身影。那一高一矮的身影，如两棵一长一短的凋零着叶片的竹子相偎并立着，在风中颤颤巍巍；那一宽一窄的身影，如两条一粗一细的无力的秋藤正相互搀扶着，在风中飘飘摇摇。秋风正随意地拨弄着他们的头发，曾经浓密油亮的黑发此时却稀疏而花白得让人心酸；秋风正随意地拉动他们宽大而单薄的衣袖，曾经健壮青春的身体此时却干瘪枯瘦得让人心痛；秋风正肆意地撕扯母亲旗帜般后扬的裤管，更衬得她的双腿细瘦无力，让我不忍再看。三十米开外的他们显得是那样消瘦、矮小，他们伛偻着不再舒展的身子，使劲伸长着不再光洁的脖子，睁大着不再明亮的双眼，努力朝我离开的方向幽幽深深地望着。他们脸上写满了担忧、不舍、无助和无奈。虽然来之前，他们一再拍胸脯表示一切都不在话下，一切都没问题，可是所有的保证，在我转身的刹那全部崩塌。我的离去让他们产生了莫大的恐惧感，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饮食起居，未知的问题，未知的病情，未知的困难……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找谁商量，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不知道如何去决断……这所有的一切像突然袭击的龙卷风，瞬间包裹了他们，无助的感觉如同洪水猛兽，铺天盖地、不留一丝空隙地涌来，不可阻挡地把先前的自信全部吞噬。此刻的他们是沙漠中两棵无依靠的老树，悲切地对望着；此刻的他们是旷野中两座无花草的荒园，无助地相依着；此刻的他们是森林中两头无方向的老鹿，幽幽地叹息着。

他们恰如孩提时候的我，而我一如年轻时的他们。角色不知何时已悄悄转变，曾经高大如山、坚如磐石的双亲，不知何时已变得如此弱不禁风。此刻的

他们对我有着满满的依赖、满满的信任，我是他们最牢靠、最坚韧、能阻挡任何风雨的遮蔽。我的离去，如同抽了他们的顶梁柱，断了他们的主心骨。他们能不惶恐无主、惊慌失措吗？他们除了瑟瑟地站立，前倾着身子，巴巴地张望，还能干什么呢？

我那年过七十的父母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在秋风中保持着张望的姿势，就这样微微前倾着单薄如纸的身体，痴痴地张望着……

我赶紧端正身子，快步朝地下室走去。我无法面对有千万种不舍的两双眼睛，无法面对瞬间感觉如此陌生的身影。我的眼眶迅速湿润，我的内心无比伤感。我赶紧走向车子，打开车门，发动车子。我担心自己再回头，就走不了，也不忍心走。在汽车发动机低沉的吼叫声中，我甩了甩头，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悔不可阻挡地接踵而来，后悔前些日子对母亲的抱怨：抱怨母亲的唠叨，抱怨母亲的怪思维，抱怨母亲的臭脾气……却从未想过，满身病痛的她有多难过，有多受罪，又是如何数过这一百八十个煎熬的日日夜夜……

父母的这个姿势，突然让我真正明白了“养儿方知父母恩”的含义。我也为人父母了，怎么就不能像母亲儿时照顾我那样照顾母亲，怎么就不晓得体贴母亲、关心母亲，站在母亲的角度去想、去做？“子欲孝，亲还在”，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双亲还健在，我可以聆听他们反复地念叨我浪费，可以聆听他们不断叮嘱我要吃早饭；可以享受他们看我狼吞虎咽时的满足笑容，可以享受他们任我随意八卦时的慈爱眼神；可以拥有他们在我困难时倾囊而出的深切关怀，可以拥有他们在我烦恼时的诚挚真情……周末我应该去上海陪伴母亲，等母亲出院，我应该多抽出时间陪陪母亲，陪母亲说说话，为母亲烧烧饭、洗洗衣服、擦擦地板……母亲，对不起，这段日子，您受苦了！等您回来，我一定好好补偿您，好好孝敬您！让您的身心都不再疼痛难忍，不再担惊受怕，让您安心平和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有孩子陪伴的日子。

但愿跟我一样可以行孝的子女们，每天都能抽出一段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为父母做一件小小的家务，让父母做一次小小的差遣……我们定能看到父母满足舒适的神情，惬意坦然的的笑容，我们定能走进最温暖、最温馨的芬芳生活，铺展最宁静、最温情的甜美生命！

上班族拎着包和早点，遇到同事打着招呼，聊着工作，说着股市行情；上学的孩童背着厚重的书包，忙不迭地和旁边的同学说着昨晚的动画片……若是遇到雨天，湿漉漉地一路行来，收起湿透的雨伞躲进公交车就很有安全感；若是遇到上下班高峰期，车厢内人头攒动，人声喧哗，以至于不知置身何处。

年长的老师告诉我，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那些自然而浑然天成的东西。我奉为信条。当我用自己的眼睛去捕捉这些美好的时候，却发现美好一直陪伴在身边。当我掐着时间跟着公交车跑了几米之后，总是会有善良的司机看到了渺小的我，为我暂停；当我拎着大包小包无处安放的时候，总是会有善意的谦让从身边传递开来，让我轻松地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我看到妈妈们在教宝宝如何认识站牌的时候，发现原来公交车还成了课堂。

一晃，朝夕赶公交车的日子过了多年。虽然我也学会了开自家的小车，但还是喜欢坐着公交车欣赏沿途的风景，雨天，晴天，都有一番别样的滋味。

## 一碗热汤的温暖

◎陈慧

我回江苏探亲前，必定要早早知会母亲，一礼拜前就大张旗鼓地打一通电话，哪一日的车子、背了几只包、预计几点到家，都一一禀明。

是日下午3点左右，国道边，父亲早已等候多时。半年不见，父亲亦不多言，大手一伸，几只沉甸甸的包便一并转移到他的肩上。这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就酷，酷得儿女们看到他都自觉地远远靠边，年纪大了，还是这么酷，不过这种酷最多只能算一个不服老的倔老头的保护色了。

穿过两条偏僻的巷子，再两腿颤颤地爬上四楼。门并未上锁，轻轻一推，一股米粥的清香扑鼻而来。厨房的煤气灶上，一锅白米粥正翻滚着发出欢快的咕嘟声。母亲听到我的脚步声，连忙关了煤气，取一只蓝花瓷碗，舀满一碗粥汤放在桌上，催我：“快趁热吃吧！这粥汤我熬了一下午了。”

六个小时的车已乘得我头晕眼花，因素来晕车，所以在车上什么也不敢吃，这会儿早已饿得前胸紧贴后背，筷子在此时也属多余，我径自捧起碗，稀里呼噜地喝起来，滚烫的粥汤自喉咙一路滑下，干涸的肠胃猛然苏醒，肚腹顷刻被一团暖洋洋的感觉包围。

母亲见我喝得畅快，笑着表功：“知道你乘车久了不舒服，才给你做这粥汤的！”

我知道，妈妈肯定又花费了长长的时间，站在灶旁耐心地等着一粒粒硬硬的米在炉火的耳语中融化成一锅香糯的粥汤。这一碗粥汤里，凝聚着是妈妈对女儿的体贴。如今，即使我身在异乡，每每念及心间珍藏的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汤，父母的爱似乎触手可及。

我与友人相识甚久，大概骨子里都有一种自我防备的警惕感，故而有些隔山相望但又惺惺相惜的意味。这样的性情注定了我们不能似通常的闺中密友一般熟不拘礼，见了面，情绪高涨时虽也会喋喋不休一番，不高兴时，彼此也是淡淡的。

前年冬天的一天去市区办事，返回的时候已是午后1点钟，路过友人的住地，便拐了进去。友人正在工作，看到空降的客人，很自然地问：“饭吃过否？”我咽咽口水老实回答：“没！”闻听此言，友人立马放下手中忙碌的活计，打开煤气灶。高压锅里尚余留些白饭，友人略有歉意：“饭还有些温，将就着吃点吧！我这就做碗汤给你！”

一会儿的工夫，一碗清新可人的咸菜汤就放到我的手边。其实我不喜欢吃腌制过的菜，可是那一碗咸菜汤我却喝得津津有味。饭吃饱了，汤喝完了，心里也暖了。忍不住有这样的猜想：人的心大概就是个容器，可是它的容量到底又有多大呢？里面盛人的到底又是些什么呢？我们都在自觉地捂住自己的容器，又在不自觉地想要查看别人的容器。可是不管我们如何努力，终究是不能完全抵达另一个人的心灵的。不过，这也无妨！人与人的相遇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并非一定要掏心掏肺才算知交，有时候，短暂的倾心交集，就能带来一生的温暖，就如这个午后的一碗热汤，也是我人生中不能忘却的温暖。

## 车上的风景

微视角

◎张炯炯

家住在城北，工作单位在城市的南边，于是，穿梭于人潮汹涌的闹市往返于城南城北之间成了日程上的事，经常是天刚泛白就得起来，急匆匆地赶到车脚下，焦急地等待，随着拥挤不堪的人流上车，在车上费劲地找个座位，有一阵没一阵地打着小盹，携带着疲倦一站一站地往下走，睡眠惺忪地达到单位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抱怨着路途遥远，抱怨着堵车……烦躁、困顿的情绪一路伴随。

或许是因为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节奏，又或许是内心开始慢慢平静了，当我开始意识到这十几公里的路程成为上下班的必须时，我尝试用另外一种心情去感受这段路程。

因为中途要转车，经常是下了一辆公交车，再一路小跑赶到另一条街的公交车站，而经常是公交车在我将要跑到的一瞬间徐徐开走了，留下了气喘吁吁的我一阵长吁短叹，也就只好自我解嘲，今天被动做运动了。若遇上性子慢点的司机，则会慢悠悠地停下车，等我一个箭步冲上车。

等挤上了车，却才发现车上包容了生活的百态；

总第5991期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配图 木水

